

我看 人的文學

董保中

「人的文學」是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又一冊夏志清教授討論中國文學的論文集，書中收集了十二篇論文。除了三篇有關明清小說和小說理論的論文外，其餘九篇都是討論當代中國文學問題的論文。「人的文學」這本書名是取之於書中最後一篇論文之名而得。

「人的文學」雖然是收集在書中最後一篇論文，却代表着作者的文藝觀，本文的着重點不是對中國文學某些作品的批評，而是在解釋文藝在傳統與文化的地位與關係；透過對文藝的批評、欣賞來認識中國文化的本質。夏志清先生說：「中國讀書人應該關心中國文化的前途。中國傳統思想，文學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部分」。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目前，特別是在海外一些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尤其是受了西方文學界「新

書名：人的文學

作者：夏志清

出版：純文學出版社

頁數：二四四頁

定價：新台幣四十五元

批評」的影響，文學的研究似乎與人的價值，及文化傳統的關係脫離。

作者指出「人」的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傳統。「人的文學」這一口號的提出起始於五四時期的周作人。在胡適之等人共同的努力推動下成爲中國新文學的主流，當然，「人的文學」這一名詞本身尙欠明確，作者因此加以闡明說「人的文學」就是「用『人道主義爲本』，對中國社會、個人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雖然那時候有些中國新文學作家們的思想「可能相當幼稚」，但是他們對於舊思想，舊道德，舊社會的抨擊和揭露，的確盡了最大的努力。當然，從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看中國的傳統思想，道德與社會是否全爲非人道主義的，對五四一般「思想家」言之，在當時一般的，無保留的偶像破壞的氣氛下，似乎並不在他們考慮之中。

不過，夏志清先生在今日重複提出「人的文學」這一旗幟，自然跟當年周作人等之提倡「人的文學」有着不同的意義。如果說五四時期諸人之倡導「人的文學」是要打倒「非人的」傳統文學以及這一文學所代表的「非人的」社會，道德意識；夏志清先生在「人的文學」一文中的主要意義是要提醒從事文學批評的，特別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人們，在用純文學觀點及方法來作研究時，「人的文學」這個觀念應當是值得借鑑活用的。作者之所以要提出「人的文學」這一問題，以及指出那是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這一事實，是由於見到目前文藝批評的趨勢似乎太注重於文藝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與技巧的分析。所以作者一方面引用了艾略特的話：「一部作品是否爲文學誠然全靠文學標準來決定，一部作品的『偉大』與否則不能

單靠文學標準來決定」：「一方面則引用『文學理論家赫虛(E. D. Hirsch, Jr.)一篇檢討「新批評」的文章「批評的幾種目的」(Some Aims of Criticism)中的「句話：『事實上，文學並無獨特的本質，一種全憑美學標準或其他標準可以判定的本質』。此外，作者所特別指出的是在國外(美國)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國人的研究態度，很受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方法及態度的影響，對於中國文化前途沒有真切的關懷。外國學者如此是情有可原，但是「大半在美國研究古典文學的國人」似乎真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對於中國文化前途，對於國運沒有關切，只希望「不如多寫些英文論著，以建立或增高自己的國際聲譽」。

關於夏先生批評國外的中國學者缺乏對自己國家文化，運命之關切，而只願發表英文論著來建立，增高自己的國際聲譽，倒使我想起另一個問題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文化、歷史、哲學等等，為甚麼需要以英文發表才能建立國際聲譽，這似乎跟我們中國自己學術研究水平不無關係。我知道不少研究中國文史哲的外國、中國學者們，對東鄰日本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重視，超過對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他們到遠東來作研究，在日本逗留研究的時間也往往久於在臺灣的逗留。研究中國問題，日語訓練幾乎成為必需！這是因為日本對中國各方面研究的學術成就得到國際上的重視。所以如何提高我們自己的傳統中國及現代中國研究的學術水準，是一個應當注意的問題。

在「人的文學」中，作者一再提出繼承五四時代建立的「人」的傳統，用「人」、「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觀點來對中國文學，文化加以了解、批判。作者以「金瓶梅」為例，認為那真是部「非人的文學」，但因為把那一時代「非人的」社會和家庭生活描寫得透澈，所以比一些「無關人生痛癢的詩詞古文更有閱讀價值」。但是有些人以「非人的」觀點，非常欣賞這部「非人的」小說，是應該受批判的。作者採取這種以「人」的觀點來批判中國傳統文學，是由於他相信中國文化是「一脈相傳」的，希望中國在文藝科學各方面有「光輝燦爛」的表現，所以對研究傳統的思想，文學和一切文物制度必需抱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觀點與立場。就以我所知道的夏志清先生而言，他是在美國研究中國人文科學(文學)中，對中國當前

的情況，前途（文化的、政治的）最關懷的一個。也是最膽敢面對現實，對大陸中共政權非人性的本質，措施毫不猶疑的加以批評的少數學者中的一個。所以夏志清在「人的文學」中很不滿意一些研究中國文化的國人學者們對中國前途的缺少關懷，把對文學的研究完全與人的關係、價值分離的極端現象。

「人的文學」書中另一篇有關當代中國文學，我覺得此時此刻有需要談談的論文是：「余光中：懷國與鄉愁的延續」。作者指出余光中近年的詩篇與抒情散文，不管表面上是甚麼題材，內裏多少或全部都是思念故國的情懷。「對於飄流海外的人來說，正因為大陸在蒙受百年恥辱後，現今尚遭受共黨奴役，更須不斷重溫自己童年的回憶，不斷憧憬在古典文學中得來有關山河的壯麗，歷史上的偉大，以保持自我的清醒與民族的意識」。作者指出說：「然而余光中不單是寫往日事物，還把回憶的片段，加上書本讀到有關中國的事態，加上在新環境中所經歷的那些徒使他倍增鄉愁的賞（傷？）心樂事，一一組合拼湊起來，交織成爲一個繁複多樣化的影像」。余光中的「懷國」與「鄉愁」是詩人民族意識的表現。以近幾十年中國的遭遇來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中國的東北，無數東北同胞流亡關內。抗日戰起，更多的人流亡，撤退到四川及內地其它各省；現今更有無數的人，幸運的逃離大陸共黨政權的壓迫，余光中的「懷國」、「鄉愁」情感實在是中國近幾十年歷史的痛苦經驗與情感的延續的反映，也是強烈民族、愛國意識的表露。在「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張默、張漢良等編，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出版）中，編者對余光中作爲一個詩人的評語中說余光中「更能利用現實的題材，藉抒小我之情而苦吟其大我的文化鄉愁，頗能代表這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可以說是對這位詩人公正精確之語，也是夏志清「人的文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詩人。

但是，研究余光中，一個詩的產量多，格調變化大的詩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一向對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學見解獨到，研究有心得的文學批評家柯慶明先生所說：「余光中先生在當代的詩人中可算是風格最多變而且作品極豐富的詩人。……所以面對這樣多產且多面的詩人，過分強調或激賞他的某一類作品，總難免像是透過哈哈鏡一般，容易給讀者帶來不成比例的扭曲的印象」（見柯慶明：「境界的探求」，頁二〇一，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這是極為中肯之言。柯慶明在「略論余光中的兩首記遊詩：『鵝鑾鼻』與『西螺大橋』把兩首詩全部錄下，然後以 *Explication de texte* 的細讀方式，逐字逐行的加以分析解釋。夏志清不但錄下「五陵少年」結尾的十四行，並且引用了詩人的散文「蒲公英的歲月」，給予讀者一個較全面性的了解這首詩的創作背景、原由及時代意義。夏志清這篇討論余光中的詩的論文雖短，但却絕無斷章取義之弊。相反的，讀者却能藉夏志清對余光中的分析，進而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多一了解，我想這是作者在他的「人的文學」一文中所提出的幾項批評原則的實際應用。我在討論夏志清先生論余光中，特別提到柯慶明對余光中的批評分析，目的是在希望指出夏、柯兩位在批評態度上的公正，批評方法應用之得當。

「人的文學」一書中還包括了兩篇曾在一九七六年時轟動一時的「追念錢鍾書——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及「勸學篇——專覆顏元叔教授」。作者的「追念錢鍾書」一文在「聯合報」上發表後，即得到顏元叔教授的「印象主義的復辟？」一文的批評。夏教授也就以「勸學篇」答覆；顏教授又回了一篇「親愛的夏教授」。這幾篇論辯文章的確為那時的文壇增添了不少熱鬧。文中兩位教授都有忍耐不住的情感，更使讀者得到不少樂趣。讀者如果能把兩位教授動情感的語句去掉，而留意文中的有關文藝理論、文藝批評，我相信這才是這四篇（這也包括顏元叔兩篇在內）論辯文字精彩，有價值之處。所以夏、顏兩位教授們吵架，對社會，在學術上，對讀者們也有其積極的益處。好在夏、顏兩位現在都已言歸於好，（他們的觀點可能仍然不同，但是顏元叔的「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倡導及夏志清的「人的文學」在精神上是相溝通的）顏元叔在「離臺百日」中也提到跟夏志清歡聚的事。「人的文學」書中其它的論文也都有細讀的價值。雖然都是文學批評，但是作者以「人的文學」批評精神、原則來處理文學，不是就文學言文學，而是透過文學，把文學的意義與中國文化整體意義聯繫起來。這是這本書特殊價值之所在。